

十万卷楼精图本《孙庞演义》

■文/廖风斋

《孙庞斗志演义》的清代翻印本颇多,现存除岐山园藏板本外,大多是“前后七国志”合刻本,如啸花轩刊本、文和堂刊本、致和堂刊本等。晚清石印本,几乎都将二书合刻。寒斋即藏有一部《绘图前后七国志演义》,卷首有绣像两叶四幅,“前七国”和“后七国”各占一叶两幅。所刻人物均采用的是群像型,如“前七国”两叶绣像,所镌分别是鬼谷子、孙臆、庞涓;田忌、冯驩、朱亥。

上海十万卷楼于光绪戊戌(1898年)正月石印过《前七国孙庞演义》,寒斋藏有一部。此本不仅未与“后七国”合刊,而且所附绣像,在晚清石印本中,亦算是不错的作品。关于十万卷楼,这里有必要说上几句。乾隆年间,浙江萧山王宗炎酷爱藏书,筑十万卷楼,以文史自娱,所藏多珍本。殆至晚清,浙江归安人陆心源室名亦为“十万卷楼”。陆心源光绪年间官

至福建盐运使,藏书颇丰,被称为当时的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,并辑刻过《十万卷楼丛书》,计三编五十二种。作为上海的一家书坊,十万卷楼存世时间和陆心源生活时代大致相同,两者之间有无关系,已是难以确考。

这部石印本共有人物绣像五十幅,插图十叶二十幅。绣像均采用一人一幅,有意思的是,除鬼谷子、孙臆、庞涓三幅外,其余七幅所绘皆是诸侯,有燕王、秦王、齐王、魏王、赵王、楚王和鲁王,倒也反映出战国初年群雄纷争的错综复杂形势。在笔者所见关于《孙庞斗志演义》的晚清石印本

里,这部十万卷楼本算是很出色的“精图本”了。所绘人物线条细腻,神态各异,于纸端自有一番难以描摹的神韵。如鬼谷子像,一眼看去,即知是位异人;作为鬼谷子的两位高徒,孙臆乃文士装扮,而庞涓则手持大刀,系武将装束,倒也颇符合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特点。

书首所附的十叶二十幅插图,绘刻亦颇精美。从朱仙镇孙庞

结义、鬼谷子授腋假天书,一直绘至张才错刺出齐营、成功拂首归云梦。展卷细览,足可称为有关孙庞故事的连环图册。



孙臆



齐王



庞涓



鬼谷子

器小志大,偏要“以智谋自许”

■文/谢卫东

上洛郡王高思宗是神武帝高欢的从子,高思宗的儿子高元海从做小王爷时就有飘然出尘的高尚志趣,虽然年纪轻轻就做了清闲的贵官“散骑常侍”,但他表示更愿意退居山林,隐居修行,研究佛教经典。

既然他有这个高尚的愿望,文宣帝高洋就同意了,让他到林虑山修行,一心求道,不问世事。本以为高家皇室除了出变态,还能出个学问高深的哲学家,却不料经过两年修行后,高元海同学受不了了,自己给皇帝写信,要求回到红尘中,于是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官任。

装高人这件事不是谁都能胜任的,高元海装到一定程度,终于自己也觉得不行了。

从世外回归红尘后,高元海“纵酒肆情,广纳姬侍”,看来之前林虑山中的两年把他憋坏了,回头想想,只是为了装一下高人,真是何苦啊。

《北史》称高元海“器小志大,颇以智谋自许”,即这个人虽然“器小志大”,自己却没有这个自觉,偏要“颇以智谋自许”,这一自许,往往就出问题了,联想到他早年入山修道的事,所谓从小看到大。

话说当年孝昭帝高演要诛杀杨愔等权臣时,曾对后来的武成帝高湛说:如果事情成功了,立你做皇太子!结果事情是成功了,高演却立了自己儿子高百年做太子,高湛为此非常不爽。皇建末年,高演在晋阳病重,高湛居守邺城,高元海以散骑常侍身份也留在邺城。高演怕高湛坐大,想分高湛的军权,结果高湛“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”,并和河阳王高孝瑜偕打猎跑到荒野中密谋篡位。

于是高演派平秦王高归彦到邺城来,接济南王回并州。高湛怕自己和高孝瑜密谋的事情暴露,于是找高元海问计,谁让他平时以智谋自许呢!

如今真的面对大事了,高元海却不知如何应付,只是一个劲打马虎眼,他对高湛说:“皇太后对你不错,皇帝是非常孝顺的人,殿下你就

别多想了,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高湛这时火烧眉毛,哪听得进这些,于是很愤怒:“枉我这么诚心来找你,这些话难道要你告诉我吗?”

高元海没办法,于是请求给他一夜时间思考,高湛就把他留在后堂,也不用回家了,想好了再出来。

可怜这一夜,高元海“达旦不眠,唯绕床徐步”,可真是愁白了头啊,天还没亮,高湛就急急跑来问了:“这一夜想出什么神计妙策了没有?”

于是高元海说出他绕床踱一夜步想出来的上中下三策,却一条都没用,反而又去找人占卜去了。占卜结果都显示,高湛不用造反,静等事情发展就能大吉大利。果然高演死后,高湛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,这就是武成帝。

武平年间,高元海与祖珽共执朝政,高元海的后妻是宫内最受宠的陆太姬的外甥女,自作聪明的高元海常常把从陆太姬那听到的一些机密话告诉祖珽。他却不知道,祖珽是出了名的不是东西。当祖珽要求当领军时,高元海不同意,于是祖珽跑到陆太姬那儿告密,说高元海如何如何把她老人家的机密往外透露。果然,陆太姬一怒之下,把高元海贬出去当郑州刺史了。一直到高齐灭亡前,高元海才又回到中央当尚书令。齐亡后,高元海在邺城因谋反被杀。

可能因为年轻时曾进山学习过两年佛法,高元海不喝酒不吃荤,但《北史》称他是“诈仁慈”,“然本心非靖,故终致覆败”。其实,高元海这个人说他本心多坏也谈不上,他只是从来就没认清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罢了。

孔子职业危机的成因

■文/冯士彦

孔子身材魁伟,高大不亚于球星姚明。在官场,他跋前踬后,从来没有左右逢源,倒是常陷职业危机,奔波、走投于乞职之门。究其成因,一是落入陷阱或圈套;二是饱受谗言中伤。

孔子三十岁时,碰上矮小的齐相晏婴,陪齐景公访鲁。齐景公问:“秦穆公国家弱小,为什么能强大称霸?”孔子回答:“秦穆公志大道正,能够起用囚徒百里奚,称霸诸侯不算什么,称王天下也有可能。”这种精准的预测,给齐景公留下深刻印象。

五年后,鲁国动乱,孔子流亡齐国,做齐卿高昭子的家臣,希望借此与齐景公交往。孔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,如醉如痴,受到齐人称赞,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说明孔子不无随机应变的表演才能。于是,齐景公问政孔子。孔子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的回答,大受齐景公赞赏。改天,齐景公再找孔子对话,又很满意,想把尼溪的田地封赐给孔子。这时候,晏婴进言,说孔子能言善辩,不合法度规范;高傲自大,不能教育百姓;崇丧厚葬,不可形成好风俗;游说乞贷,不可以治国;甚至,礼仪繁琐,多得几辈子学不完,根本别想从幼年到老,能学完他的礼乐……这么一来,齐景公虽仍然恭敬接见孔子,但不再征询礼乐的事。讲到孔子的薪水,齐景公明确不按上卿规格发,要下降半级。后来,干脆推说自己老了,“不能用你了!”再后来,传出齐国大夫企图谋杀孔子。孔子赶快离齐返鲁。这是司马迁的记载。

据《晏子春秋》(外篇第八),有这样一段编排:

晏子劝齐景公,不必为

孔子辅佐鲁国忧虑,鲁君昏庸无能,孔子贤能,您不如背地里重视孔子,假意要他来辅佐齐国。孔子向鲁君进谏,总是不被采纳,必定想到齐国来,您不要接纳他。那时,孔子断绝了鲁国的关系,又不能到齐国主事,处境就困难了。一年之后,孔子去鲁至齐,齐景公不接纳,因而被困在陈、蔡之间。

尽管时间上有矛盾,我们不妨看做是实有其事的政治圈套。高大的孔子,硬是跌进了矮小晏子为他设的陷阱。

孔子五十五岁,开始周游列国十三年,寻找工作,不知碰了多少壁,受了多少气,终难如愿以偿。从曹国进入祖邦宋国,靠子围引见给太宰。子围问太宰对孔子的印象如何。太宰说:“我见过了孔子,再来看你,你怎么好像跳蚤、虱子似的渺小!我准备马上把孔子推荐给国君。”子围急了,害怕孔子被国君重用,就对太宰说:“要是国君见过孔子,也把您看作跳蚤、虱子一样渺小,咋办?”太宰沉吟半晌,不再向国君引见孔子。(见《韩非子·说用上》,孔子的名字,在韩非子笔下,出现不下40次)孔子的引见者,一个个都成为孔子的阻碍者、进谗者。嫉贤忌能,维护自身利益,而阻挡孔子入职,是孔子求职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
孔子坎坎坷坷,始终抱定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孤独而恪守仁爱,以其人格魅力,赢得数以千百计的优秀青年拥戴、仰慕和追随。孔子突破职业困境,首创了一个从爱心出发,兼习六艺,专门教书育人的阳光职业,垂范至今。